

张恨水蒙冤侧记

父亲眼中的梅兰芳

和白杨的舞台情缘

坐镇戏改十七年的开国总理

枪毙话剧《潘金莲》

不要和江青搞在一起

和童葆苓的啼笑姻缘



攒起历史的碎片

马思猛 著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撷起历史的碎片

马思猛 著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攢起历史的碎片 / 马思猛著. —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7.10

ISBN 978-7-5013-3537-4

I. 攢… II. 马… III. 马彦祥(1907~1988)—传记 IV. K825.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52178 号

攢起历史的碎片

著者 马思猛 著

出版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00034 北京市西城区文津街7号)

发行 010-66139745, 66175620, 66126153

66174391(传真), 66126156(门市部)

E-mail cbs@nlc.gov.cn(投稿) btsfxb@nlc.gov.cn(邮购)

Website www.nlcpress.com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联兴盛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1092(毫米) 1/16

印张 19

版次 2007年10月第1版 2007年10月第1次印刷

字数 200(千字)

书号 ISBN 978-7-5013-3537-4/K·1548

定价 28.00 元

目 录

Content

前言	(1)
引子:马彦祥自述人生感怀	(5)
父亲的忘年神交——张恨水蒙冤侧记	(11)
戏剧运动的先行官——忆洪深	(29)
复旦大学初恋沉樱	(49)
天才的革新者——父亲眼中的梅兰芳	(53)
徐霞村:我和马彦祥的一段交往	(71)
和白杨的舞台情缘	(77)
现代戏剧运动的组织者——我认识的阳翰笙伯伯	(81)
把我带到人间的婚姻	(87)
坐镇戏改十七年的开国总理——父亲心中的周恩来	(93)
夏衍的故事	(129)
现代的关汉卿——戏剧之魂田汉侧影	(141)
继母云燕铭的梦	(155)
南京国立剧专往事——与曹禺、扬帆交往散记	(177)
参与故宫文物西迁	(185)
共赴国难一笑泯恩怨——与凌子风趣事二则	(189)
齐鲁大学的“话剧风波”	(193)
李翰祥不食前言	(197)

一台别开生面的戏曲晚会	(201)
戏改功臣杨绍萱落马	(203)
过五关与走麦城	(207)
应时改编排《夺印》	(219)
江青戏闻	(225)
和童葆苓的啼笑姻缘	(233)
寻找父亲在“文革”中的足迹	(237)
春暖花开映晚霞	(253)
周绍昌：追思马彦祥老人	(259)
附录 1：中国舞台协会始末——为纪念田汉同志逝世十五周年 而作	(265)
附录 2：解放初期改造旧戏院的历史回顾	(281)
附录 3：如此天桥 几时能成为真的天桥呢？	(297)

前 言

《金石梦故宫情——我心中的爷爷马衡》落笔，猛然松了一口气，同时又感觉一片空疏，仿佛刚刚找到的生活重心再次失衡，后续的生命不知何去何从，这时友人方继孝先生提醒我，何不接着写写你的父亲马彦祥呢？一下子在我的前路点燃了一盏灯，我很高兴，我的生活终于又充实起来了。

父亲和爷爷是完全不同的两代人，按照现代公认对文化人的界定，爷爷属于晚清至五四前一代文人，而父亲和他同时代的文化战友（新中国诞生后，他们曾自豪地称自己是“三十年代的文化战士”）属于“三十年代”，他们生活在中国现代史上十分特殊复杂的历史时期，那是段让全体中国人经历了大喜大悲的年代，是大乱大治的年代。而对这一段并不算遥远的年代中的许多文化人物的功过事非，至今尚争论不休，有些人更是虽盖棺而难以论定。

我的父亲马彦祥是30年代的戏剧活动中的活跃分子，他曾经与洪深、田汉、夏衍、阳翰笙、郭沫若、张恨水、曹禺、老舍、欧阳予倩、周扬、周巍峙、马少波、应云卫、焦菊隐、宋之的、吴祖光、张庚、齐燕铭、刘芝明、徐平羽等人或为挚友或为同道，和他们相处共事数十年。另外父亲还亲自深入台前幕后，与白杨、张瑞芳、舒绣文、于是之、梅兰芳、王瑶卿、李少春、袁世海、叶盛章、叶盛兰、杜近芳、马连良、盖叫天、小白玉霜、孟小茹、云燕铭、张春华、李宗义、张云溪、梁小鸾、谭富英、裘盛戎、马师曾、严凤英、袁雪芬等戏剧（曲）著名演员或合作同台演出，或一导一演，或共商戏改大计。

父亲的精力充沛让我这个后人自叹不如，而父亲的一生又是如此丰富多彩，从14岁开始向小报投稿，先报人、后主编，然后演过话剧，做过编剧和导演，进过票房拜师学艺票京剧，翻译过剧本和小说，任过剧社社长，当过剧场经理，直至最后做了“戏官儿”。他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戏剧事业，就连他所有的爱情也均来自戏剧舞台。

父亲生前一再表示，生前不出书，不知道他是出于谦虚，还是对白纸黑字心存顾忌。但是在他生命的最后二年，却对整理自己的文稿和生平资料倾注了大量心血，并对撰写出版个人回忆录做了精心的准备；他当时曾有意让我帮他，但是我因自幼对父亲有着种种误解，实在是毫无兴趣，自感难以胜任。另外自己也正当打拼之年，尚有自己的工作，所以对父亲的态度甚为冷淡，只是偶尔为他跑跑腿，辜负了他老人家的期望。直至花甲之年，人生经历的积淀，改变了我对父亲以及他那一代人的看法和偏见。我开始着手收集资料，并回忆起了他和许多故旧友人的轶事趣闻，毕竟我是唯一和父亲一起相处过45年的子女和亲人，对他的了解和内在的情感是我自己都不能回避的事实，加之年过花甲耳顺心静，现在可以跳将出来看问题……于是，完成父亲的生前遗愿，子代父撰“回忆录”——并且以此抛砖引玉，希望历史记住那一代为理想为文化艺术事业奋斗终生的人们，并从他们身上汲取经验与教训，我当是责无旁贷，义不容辞。胡适先生一生劝人写自传，而且要“说老实话”，但说老实话谈何容易，我虽是代父“钩玄”（而且是从散落的碎片的点点滴滴中，寻觅父亲和他那一代文艺工作者所走过的道路），也将把这句话作为我全书的宗旨，以告慰天堂上为此话而蹉跎了许多人生的众多先灵，并以此作献给父亲的百年诞辰。

有人说,戏曲改革搞了三十年,成绩究竟有多少?我以为成绩是不小的。比起解放前,真是不可同日而语。因为时代在前进,观众的欣赏水平也在不断地提高,要今天还像前清宫廷里的老供奉那样来唱《托兆碰碑》、唱《卖马》,恐怕连一般观众也会接受不了。在梅兰芳的全盛时代,尽管他的舞台艺术的辉煌成就已经达到了高峰,但我们总不能说他的艺术已经达到了戏曲艺术的绝顶。由于他所处的时代的局限性,他在舞台上所创造的只能是封建社会的妇女和生活,而我们今天的演员不但能表演古代的人物,而且能表演现代社会的新人物了,不能不说是戏曲艺术的一次大飞跃。

摘自马彦祥《浙东看戏散记》

(原载《戏文》1981年6月创刊号)

引子

马彦祥自述人生感怀

每个人在他漫长的生活道路上，大概都有使他终生难忘的一页。我一生从事戏剧活动，只有在1932年秋到1934年夏的一段时间里，完全摆脱了戏剧业务，在天津当了一阵报纸的编辑。这段时期虽然只有短短不到两年，而且距今已半世纪之久，但每一回想起来，仍然记忆犹新，令人难忘。

我原籍浙江鄞县，出生在上海，自幼随父亲就读北平，“五卅”运动那年回上海转学复旦大学，从洪深先生专攻戏剧，并参加学校的业余戏剧活动。将要毕业时，我的父亲马衡（字叔平，生前曾任北京大学、师范大学教授，故宫博物院院长，1955年逝世）写信问我，毕业后作何打算，以便考虑我的出路问题。他的希望是要我继续深造，进研究院从事文史方面的专业研究或到学校里去教书。当时我因在学校重点读的戏剧，并已开始踏上了这条道路，回信说我想演戏；以后自学文史。父亲又来信问我：“靠演戏能维持吗？”我说：“暂时不行，将来一定可以的。目前我可以卖点稿子来补助生活。”我的天真想法使父亲十分气恼，最后写信对我说：“我再也不过问你的工作问题了，你自己去闯吧！”

离开学校以后，除编了大半年的《戏剧》杂志外，我基本上处于长期失业状态。1932年秋，我在北平遇见了张恨水，他当时是北

平《世界日报》和晚报的副刊主编。我在北平读中学时，因投稿和他相识，后来成为忘年之交。他听说我在赋闲，便介绍我到正在改组的天津《益世报》去编副刊。我犹豫，怕不能胜任。他笑笑说：“你没有编过报，难道还没读过报纸吗？编报的诀窍，就是读者想说什么，你就给他什么。”现在想来，这话也有道理，问题在你怎么理解。用今天的话来说，这不就是报纸要做人民的喉舌吗！

不久，我到了天津。《益世报》社长刘豁轩是燕京大学新闻系毕业的，天主教徒。他说：“《益世报》是天主教办的，在华北有悠久历史，销路最广。只是过去编辑部里都是些老先生，太保守，作风陈旧。自从《大公报》出版了天津版以后，《益世报》的销路开始大跌。现在改组了，已聘请罗隆基来担任主笔，专写社论，汪福生任总编辑，唐际清编国际版。欢迎你来编副刊。”我问他《益世报》有什么后台，他开门见山地告诉我《益世报》没有政治背景，办报纸只要不触犯天主教的教规就行。我满意于他的答复，就留下来了。

当时正是东北沦亡一周年，蒋介石反动政府一方面对日本采取“不抵抗主义”，一方面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针对这一形势，我决定使我的副刊尽量地和现实结合起来，专登些短小精悍、嬉笑怒骂的讽刺小品文。副刊名字叫《语林》。开始时撰稿人不多，我自己除了每天在刊头以“尼一”的笔名写一篇“漫谈”之外，还得写三四篇由四五百字至千字左右的杂文、随笔之类的东西。后来又约了老舍、洪深、章靳以、夏征农、朱端钧、赵宋庆等人为《语林》写稿。他们大都是我在复旦时的师友，值得一提的是老舍的杂文，往往是用通俗的文言文写成的。我的“漫谈”在1933年时曾以《彦祥漫谈》为题，作为《语林》丛书第一种，由《益世报》印行出版过。

我的工作时间，一般是每天上午在家里写稿，下午二时左右去报社看清样和发稿，大概有两三个小时就够了。晚上到编辑部看看各地报纸，目的是想从中找一点写“漫谈”的题材。北京有名角来

津,我也常去观摩;有时还去听听刘保全和白云鹏的京韵大鼓。但是,我在《益世报》期间,却从来没有写过一篇剧评。这原因大概是因为我根本不想在新闻界里出头露面,所以我从不参加任何社会活动,而且除《益世报》同事之外,也从来不和天津新闻界任何人有过私人交往。

有一次,大概是去听梅兰芳的戏,在戏院里与我中学时代的朋友张骅子相遇。张本是北京大学文科学生,“五四”时期曾与主编《新青年》杂志的北大教授胡适、钱玄同、周作人、刘半农等人进行过论战。胡适等人为了要提倡新剧(当时还不曾有“话剧”的名称,一般称新剧),便反对旧剧,认为旧剧内容全是封建糟粕,应予彻底打倒;而张骅子是维护旧剧的,认为旧剧虽有缺点,但不能一笔抹煞。于是双方展开争论,最后骅子竟因此被开除学籍。我那时虽没有资格参与论战,却认为骅子的观点不是没有道理的^①。他脱离北大后不久,自己办了一张三日刊《维纳斯》,主要是谈剧艺的。我在他的刊物上写稿,这样,我们也成了忘年之交(他比我长十余岁)。

这次在天津与张骅子相遇,得知他在交通银行工作多年,久已不谈戏了。他知道我来天津才几个月,人生地疏,生活枯燥,就劝我参加个“票房”作为业余消遣。他告诉我,天津这个“码头”,戏不好唱,因为“票房”多,票友也多,还有不少名票;台上稍一不合规矩,便要挨挑剔,甚至于叫倒好,所以京角儿来津演出向来视为畏途。

经骅子介绍,我参加了当时天津规模最大的一个“票房”——永兴国剧社。我抱着“不入虎穴,焉得虎

①建国初期,张骅子写了一本《京剧发展史略》,书中有这样一段话:“五四运动前一两年,北大胡适之等,提倡新文化,主张白话文,但他们那时没有了解京剧原是因词句通俗而战胜昆曲,反而把它当作敌人,然而他们的攻击,不能损其毫末。我当时和他们争辩,回想起来,真是多余的事。”

子”的目的,希望通过实践,能掌握一套京剧的技术知识。谁知去了几次,使我很失望。因为到这里来的,大都是些机关、银行、公司的高级职员,也有一些公子哥儿,一屋子人在闲聊天、吊嗓子、说身段、念锣鼓经,有时还敲着没有节奏的响器,一片嘈杂混乱。我与张镗子商量,想请一位老师,每天抽出一定时间单给我说戏。于是,他便给我介绍了孟小茹先生。

孟小茹先生是我久已闻名的,早年唱小嗓,梅兰芳先生初期还曾给他“挎过刀”(挂二牌)。后来嗓子坏了,改唱老生,是正宗谭派。我见到孟先生的时候,他已经潦倒了,但初次给我的印象,就与我所接触过的京剧演员不一样。他寡言笑,偶尔说几句话,态度诚恳谦虚,不浮夸,没有江湖气。他说,他已经多年不上舞台了,只在“票房”里说说戏。在了解我学戏的目的之后,他让我试试嗓子,我当时就吊了一段《坐宫》。他说:“您的嗓子很甜,像当年的张毓庭。”我知道张毓庭是清末民初的一位相当闻名的谭派老生。于是我们商定,除去星期日,他每天抽出一个小时在“永兴”为我说戏,我每月送他酬金三十元,他很满意。在一年多时间里,他教会了我四出戏:《探母回令》、《奇冤报》、《武家坡》和《捉放旅店》。每学一出,都是先叫我念本子,念熟之后才教唱。唱的是老谭派,不是余叔岩以后所称的谭派。老谭派的唱腔基本上和当时流行的腔差不多,但比较古朴大方,不那么花哨。他的念字还带着很多中州韵的念法,与今天京剧的念法不同。现在舞台上除少数程派青衣之外,大多数演员早已改为念北京音了。教完说唱之后,才说身段;说身段时,他嘴里念着锣鼓经,他说:“学身段,不能不学锣鼓。你身上的一举一动,都跟锣鼓经分不开。有的人光知道学唱,学身段,可就心里没有锣鼓经,这样就学不好戏。”这几句话对我很有启发,使我懂得了怎样才能掌握好舞台动作的节奏感。我学的每一出戏,孟先生都为我进行过响排(带锣鼓的排练),最后是“彩排”。除《捉放旅店》未经彩排外,其余都经过认真的彩排,有的还不止一次。

在向孟先生学戏的过程中,我获益最多的是同他在闲谈中,我知道了许多闻所未闻的梨园掌故轶闻、班社规章制度,以及戏班里的陈规陋习、戏曲界的内幕等等。想不到,这些闲谈竟成为我二十年后工作时的重要参考资料。

1948年7月至8月,中国共产党在华北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我应邀由北平去石家庄出席会议。会议结束后,我到平山去见周恩来副主席。周副主席在他的办公室里接见了,谈了些北平文艺戏剧界的情况之后,谈起我今后的工作问题,我说:“我刚到解放区,不了解情况,准备先去‘华大’学习一个时期再说。”周副主席好像早有安排似地说:“在这里学习是重要的。我们天天都在学习,但学习也不一定到‘华大’去。一面工作,一面也可以学习嘛!”他接着说:“听说这两年你在北平跟旧剧界很有接触,并搞了一阵新平剧(京剧),这工作也很有意义嘛!过去我们比较重视话剧、电影,对于旧剧重视不够,延安只有一个平剧院。今后我们要进大城市了,旧剧问题摆在我们面前。旧剧问题比较复杂,它是过去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艺术遗产。人民喜爱它,它的观众比话剧不知要多几十倍!我们怎能不重视它?但是它还需要改造。以后你就参加这个工作吧。”

遵照周恩来副主席的指示,从那时起,我就把从事二十余年的话剧工作转移到戏曲方面来了。三十二年来虽然我的工作没有做好,但是当我每一想起那时我以一个对戏曲缺乏舞台实践知识和经验的人,敢于接受这样陌生的工作,我不能不想起1932年—1934年在天津这一年多的“票房”生活,不能不想起孟小茹先生当年给予我的指导。正是他,把我引进了戏曲的大门。

这段“引子”是1983年3月,父亲应《天津日报》之邀撰写的《迈进戏曲大门之前》全文。这篇短短的忆文,基本可谓先父马彦祥戏剧人生的缩影。他一生几乎未离开过戏剧事业,就连其社交也

局限于戏剧圈内，对他人生之旅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戏剧圈外人士惟张恨水先生是个例外。

父亲生于20世纪初，逝于20世纪末。他的一生处在中国社会大动荡大灾难大变革的时代，他不仅为创造美丽的戏剧艺术而奋斗了一生，也为创建一个美好的强大的新中国而奋斗了一生，尽管他一生经历和中华大地的芸芸众生一样，无法摆脱时代大潮的洗礼和影响；他和他的20世纪30年代文艺界的战友们一样，把文艺和戏剧当作武器响应时代的召唤去参加战斗，用自己的生命演绎着时代的悲喜剧，他们的一生也必然留下深深的时代印迹，他们在不断的争议中走完了自己人生的旅途。而父亲有幸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终于迎来了新时代的曙光，有幸目睹了文化艺术多元化、商业化、市场化真正百花齐放的春天的到来。虽然他是带着对京剧发展的忧心忡忡离开了这个世界，但他毕竟看到了许多新的艺术形式在即将到来的新世纪蓬勃崛起。……

我是一生事事都不大用心的人，父亲说我“不精明”。今天当我拿起这沉重的笔回忆自己的父亲的时候，顿觉茫然，父亲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我竟无法一语道出，只得从他那些点点滴滴失落的历史的碎片中寻找他的人生之旅，并从中解读历史的真实。

1

父亲的忘年神交

——张恨水蒙冤侧记

一 伯乐识马与点水之恩

近年来,由于电视连续剧《啼笑姻缘》、《金粉世家》的先后热播,张恨水先生的大名沉寂了几十年后,又火热了起来。拂去历史的尘埃,张恨水先生晚年那和善的音容笑貌和他那微微驼背的身影又出现在我眼前,他是一位勤勉、善良、憨厚的高产章回小说大家,是上个世纪二三四十年代红透中国的大名人,1949年遭人诬陷蒙冤,从此淡出江湖……一段父亲和张恨水交往及张恨水晚年的不幸与有幸,祸福相依的轶事像一部“啼笑人生”的电视连续剧,一幕一幕地展现……

张恨水先生是父亲戏剧圈外不多的挚友之一,他们之间的神交之情虽历经时代的变迁和政治风云变幻,毫不扭曲不变形地维系了40年。这样的友谊,对两位年纪相差12岁,而文风及人生观不尽相同的人来说,实在是不容易且不多见的。

父亲在北京市立第二中学读书期间,经常阅读专门谈戏剧的小报——三日刊《维那斯》,并在该报投稿,那年他才14岁。

1924年冬,张恨水应成舍我之邀主编的《世界日报》“明珠”

副刊,招考基本撰稿员,主要招聘对象是对新闻事业有兴趣、能吃苦耐劳且文字好的在校学生,张恨水先生亲自出题主考。当年 17 岁的父亲与张友渔、朱虚成、胡春冰等四人在众多的报考者中被录取。父亲的这次少年得志,也成为他后来向儿辈们炫耀的资本。在被录取的四人中,唯有父亲是个初中生,余者均为大学生,难道是张先生这位伯乐慧眼识宝马?还是看中马彦祥是名门之后?也许是二者皆有之。张先生在录取父亲之后,竟向同仁惊呼,我发现了一个大才子。其实后来事实证明他所选录者皆是才子,这四个学子的健笔后来被《世界日报》的读者授誉为“明珠党”,在当时颇具影响。



万枚子(左)、张恨水(中)和左笑鸿合影,1930年摄于《世界日报》社。